



詩語背後

# 貝嶺居隔離札記

舊歲樓台舊歲風  
風行草徑了無蹤  
蒼苔野徑年年老  
誰與相看貝嶺松

離開深圳灣口岸，香港被靜靜地留在了身後。瞬間，對這片浸透了夢想和心血的土地，印象便模糊了。

這是一種奇妙的感覺！以前無數次離港出遊，腦子裏的香港，都有着清晰的邏輯。而這一次全然不同，除了幾個朋友的形象還清晰着，整個香港的山水人情、世態風雲，都在腦子裏朦朧起來，像是混沌未開。驀地想起香港作家劉以鬯的話：「那些消逝了的歲月，彷彿隔着一塊積着灰塵的玻璃，看得到，抓不着。」

駐港16年，奉調回京。於職業生涯而言，是結束，也是開始；於自己與香港的緣分而言，卻終歸是一種離別。俗話說，陪伴是最長情的告白，相守是最溫暖的承諾。雖然餘生還會心心念念香港，但畢竟不能隨時登臨太平山，無法與維多利亞港的朝暉夕陰纏綿了。香港對我來說，不再是鮮活的生活，它風乾成了故事，成為劉以鬯筆下「那些消逝了的歲月」。

因疫情影響，需在深圳隔離14天後才能返京。我們一行數人，集中入住貝嶺居賓館。貝嶺居除了賓館主樓，還有一片不小的院子，在紫荊山莊落成前，是中聯辦深圳辦事處所在地。我初到香港的四五年間，經常來這裏開會或寫材料。由於來的次數太多，腦子裏幾乎把貝嶺居等同於深圳了。那些熬夜的時光，碰撞的思想，天馬行空的閒聊，都成為生命的養料，滋養着我的香江歲月。

當行李車緩緩駛入貝嶺居，熟悉的景物醞釀出一種熟悉的味道撲面而來。十多年過去了，這裏的街道沒有變，街邊一排排小吃店沒有變，院子裏的布局沒

有變，連賓館房間設施都沒有變。我入住的803室，也是當年多次住過的房間，在8樓的盡頭，非常安靜。一切似乎都回復到當初的模樣，心下便有些恍惚：莫非這十幾年的歲月被某種神秘的力量一下子切掉了，沒有留下任何痕跡？

想當年，多少是懷着建設香港改造社會的使命來的。而今，香港還是那個香港，我已不再是原來的我了。

貝嶺居所在的黃貝嶺村，是一個有着600多年歷史的古村落。黃貝嶺的得名有兩種說法：一是該村建於一個名為「黃貝」的小山嶺之下，二是村頭有一座形似貝殼的黃土丘。黃貝山在哪裏，我沒去考證。那座形似貝殼的黃土丘，迄今仍在，與貝嶺居賓館主樓遙遙相對。時屆冬至，土丘上的植被清爽利落；恣意鋪陳的雜草多已枯萎，呈現出蒼涼的枯黃色，露出斑斑駁駁的黃土，幾棵挺拔的雪松，突兀地伸向藍天。

面對貝殼一樣微微隆起的黃土丘，感受着南國冬日的風，雖不寒冷，卻也有些凜冽，幾面旗幟隨風飄揚，我不由地想到了不遠處那條彎彎曲曲的深圳河，想到腳下的黃貝嶺村與隔河而望的打鼓嶺村之間的陳年恩怨，想到幾十年逃港潮中這裏作為偷渡前沿的苦雨淒風，想到改革開放潮起南粵殺出一條血路的激情和豪邁……

從行政建制上講，黃貝嶺村隸屬於深圳市羅湖區。而作為深圳最古老的城中村之一，黃貝嶺其實也是深圳市最早的城區。深圳特區成立時，黃貝嶺村連同湖貝村、赤勘村、羅湖村、向西村和南塘村合圍着東門，時稱深圳墟，便是深圳地名的由來。如今的羅湖火車站一帶，本是一片窪地，一下雨就汪洋恣肆。深圳特區第一項重大土建工程就是削平羅湖山，用土石將羅湖填平。從此這一帶再無水災，遷徙空多出來大片建設用地。這也回答了初到深圳的人可能



貝嶺居見證了深圳崛起和香港回歸。

網上海上圖片都會有的一個疑問：羅湖為什麼沒有湖？

貝嶺居建於上世紀八十年代，那時候深圳特區初創不久，中聯辦還是許家屯主政。轉眼30多年過去了，作為深圳崛起和香港回歸的見證者，貝嶺居近身經歷了這兩大歷史進程的風風雨雨。與周圍新起的樓宇相比，貝嶺居的建築已顯得老舊，院子也有些空曠雜亂。前幾年就聽說要拆遷改建，卻陰差陽錯未能成事。不過，沒有懸念，那一天總會到來的。

隔離生活很簡單，有些枯燥，但枯燥未必乏味。我把這枯燥當作休整，讓心思在過往與未來間遊走，日子便有趣起來。通過與朋友微信互動，歷歷往事，如一條條魚兒，從記憶的河裏游出來，生動着眼下每一天，並給未來歲月注入一抹燦爛……

我對朋友說：感恩與你在香港相遇，懷念相處的點點滴滴。香港是我人生的重要舞台，而此次離開深圳灣口岸，身後的印象卻瞬間模糊了。這種奇妙的感覺讓我疑惑。歲月，真是那麼殘酷麼，時過境遷，除了友誼，也許什麼都不會留下。

朋友回覆：16青春揮灑，守護香江，這塊土地早已留下印記，縱然北歸，卻又何妨？更何況如你所言，友誼長存，斯人同在，相隔千里，依舊地久天長！

江鄰

字裏行間

黃仲鳴

# 朱自清與秦淮河

寒流肆虐下，有女學生返校，闖入我的辦公室，嚷着說悶，來閒聊一下。疫境下的日常，大家心情都不好過。她坐下，手裏拿着一本《朱自清全集》。書已陳舊了，我拿起一看，不禁一笑，勾起我童年的光影來。

這類全集，只是將作者的文字收進去，是否「全」，不理了，也沒有所謂編輯，文章一篇又一篇緊隨，全沒注解，字體小小的，相信錯字不少。這本《朱自清全集》，封面標明「詩集、散文、小說、遊記」。我翻翻，朱的名作確收齊了，是否有遺漏，那是一定的。記得當年買過、看過的還有徐志摩、梁啟超、魯迅的，很多很多。也記不清了。當然最可笑的是，梁啟超和魯迅又怎能被300餘頁的篇幅「囊括」進去。當年的文化現象就是如此。香港、台灣、南洋如是。這部朱自清，是台灣大東書局1961年出版的。

女學生說，這部書是另一位老師離休時留下。她說，內裏有很多文章都沒看過。中學時只看過《背影》，上大學後，大一

國文選了《槳聲燈影裏的秦淮河》。她說朱自清文字很淺白，但含義頗深，令人感動。我笑了；「大學才看《秦淮河》，太遲了吧。」真的，無論《背影》抑《秦淮河》，我在小學時已看過了，是學校自編的國語課本。我問：「你知道除朱自清外，還有一個作者寫過一篇同名的作品？」女學生搖搖頭，我也搖頭。唉！方今的國文老師。

1923年7月底一個黃昏，兩個青年來到南京的秦淮河，僱了一艘小船，蕩在他們早已聞名的歷史名河。他們是朱自清和俞平伯。後來，他們都成為現代文學史上的有名人物。

蕩吧蕩吧，舟搖搖以輕颺。俞平伯是初泛，朱自清是「重作馮婦」了。蕩吧蕩吧，秦淮河的夜色燈光，兩位文青各有領略和領悟；相約各自寫一篇同名的散文來紀念。那就是《槳聲燈影裏的秦淮河》。我記得，當時的小學老師，除了教朱自清外，還叫我們去找俞平伯的來對照，比較他們各自的優勝之處。

這印象幾十年來磨滅不了。一見有學子在談朱自清，便說：「快去找俞平伯的來看看。」小學老師為吸引我們看，還說：「朱自清和俞平伯較上勁了，他們是在比賽，是各自出盡渾身解數，要把對方扳倒。」哈哈。

朱自清的文章，我認為適合小至高中的學子看，大學讀已遲。在平白的文字裏，朱自清都含有深意，看過《背影》的都知道。除此之外，《荷塘月色》也是大大有名。有一篇是書牘式的：《給亡婦》，卻鮮有人提及。我翻開《全集》，找出這篇，要女學生回去好好看一看，看一個中國傳統平凡女性的偉大之處，而全篇可沒有「偉大」這兩個字。

談着談着，夜色已籠。可是這裏沒有河，沒有荷塘。校園路上，已是一片靜寂。燈光迷暈，女學生走了，背影有種寂寥的感覺。回家吧，在疫情的洶湧來襲中。



編輯馬虎的全集。 作者提供

## 粵語講呢啲

### 悼琴姐：正印、二幫、奸妃、西宮，奸到出汁；巨星契媽



悼琴姐：正印、二幫、奸妃、西宮，奸到出汁；巨星契媽

人稱「琴姐」的李香琴，於今年1月4日駕鶴西歸，告別其多彩多姿的演藝人生。

對於「琴姐」的印象，年輕一代最深刻的相信是她於《瀟湘風暴之家好月圓》(2008)中演出「嫵娘」一角時的一句口頭禪：

唔使驚，嫵娘嘅大廳

和於2007年，在關淑怡推出的歌曲《三千年前》中以跨年代身份擔任獨白：

再見，唔好怪我第一句就同你講再見，因為我真係專程同你道別……

對於較年長的一輩，腦海還是停留在「琴姐」演出的各類型「奸角」(反派)中。至於何以促成人們這個印象就要由甚少女時代開始說起：10歲出頭的李香琴和現今同齡的女孩沒多大分別，也都愛上「追星」——當年她的偶像就是一代名

梁振輝 香港資深出版人

伶任劍輝，這亦成了她隨後學粵劇的成因。16歲正式「踏台板」(參與公演)，初入行時的她演的多是「梅香」(如侍婢等閒角)。24歲時進入電影圈，有了知名度，其在粵劇飾演的身份也相應提升。適值當時一直演陰險的「西宮娘娘」(僅次於「正宮」和「東宮」的嬪妃)的鳳凰女升格當「正印」(第一女角)，這懸空了的「二幫」(第二女角)遂由李香琴所取代。自此，李香琴無論在電影和粵劇中均以「奸妃」出現。以下是筆者對其「奸妃」形象的一些描述：

面對這樣的一個嬪妃，昏君哪會不束手就擒，哪會不言聽計從呢？正是她演來「奸到出汁」(奸到入骨/奸詐無比)，「一代奸妃」之名不脛而走，連帶其他類型的電影都是飾演一些不正派女人。由於演活了極不受歡迎的「奸角」，「琴姐」早年經常在街頭被人指罵，最要命的一次是有人冷言地叫她「睇路」(看路)——表面上是好奇，內裏其實是咒罵(人看即將仆倒)。

1969年，李香琴轉戰電視圈，此時已不局限於扮演「奸角」，還不時飾演祥和的母親和嫵娘。其實，私底下的「琴姐」不只祥和嫵娘於提攜後輩，所以不少曾與她在劇中有母子關係的男女藝人都熱衷於「認她做契媽」(上契為乾娘)；無巧不成書，這些「契仔女」日後大多走红，令她成了名副其實的「巨星契媽」。值得一提的有兩件事：其一、她最終如願以償，可與偶像任姐同台演出；其二、她當年與譚炳文在《歡樂今宵》主演的趣劇《大鄉里》街知巷聞，隨後更拍成電影，而這亦是她從影以來首當「正印」。

「琴姐」與先母同生於澳門，處於同一時代，且有同一嗜好；無怪她的離世，於我有點悲感，茲以下文表達對「琴姐」的最後致敬：

#### 《悼一代奸妃——巨星契媽李香琴》

梁振輝 6/1/2021

奸妃惡形又惡相，劇情總是衰收場；  
貌嘴舌舌乞人憎，以為佢由佢心生。  
奸角實在演得好，路人冷言叫睇路；  
當街被罵好淒涼，心雖不忿也體諒。  
演奸角獨霸一方，心腸歹毒似豺狼；  
公仔箱來個從良，唔使再做西娘。  
以為成世做二幫，正印真係唔使慌；  
大鄉里度掌印，輪到嫵娘做正印。  
西宮娘娘奸到出汁，轉演祥和人目側；  
嫵娘嘅度唔使驚，皆因嫵娘嘅大廳。  
親生女只得一個，契仔契女就成羣；  
私下和講又可親，爭住認佢契娘親。  
認起琴姐好樣，不禁緬懷惹神傷；  
一代奸妃成契媽，一路好走返家鄉。  
再見，唔好怪我「第一次寫你」就同你講再見，因為我真係專程同你道別……

## 古典瞬間

在水生動物中，螃蟹是比較另類的，八條腿支着個硬殼走，兩隻眼睇出來酷似火柴頭。大約是受此啟發，在我老家膠東一帶，人們通常會用「瞪起觸燈頭眼」，來調侃那些見了好處就來精神的人，聽起來形象而又風趣。方言中的「觸燈」，後來被稱為火柴。

在我懂事時，還沒有「火柴」這個詞，就連「洋火」也是後來的叫法，不用說「自來火」(打火機)了，鄉親們跟火柴叫「觸燈」。從文獻記載看，這一發音可能只限於膠東，我國大多數地區把火柴稱為「取燈兒」。在馮夢龍白話小說《蔣興哥重會珍珠衫》中，那個貪了陳大郎銀子的薛婆子，就是以「忘記帶取燈」為由，設局誘騙三巧兒上當的。由此可見，「取燈」之說最晚可追溯到明代。也許是由於轉音諧讀，相沿成習，鄉親們才把「取燈」說成「觸燈」。但就字義而言，記為「觸燈」比「取燈」更為妥帖。「取燈」會讓人誤以為是將燈取來，而「觸燈」的意思則

## 生活點滴

客廳窗台本是養花草的好地方，明亮，寬敞，視野開闊。薄荷、茉莉、多肉、梔子花……植物們也曾興盛過一陣子。未留意打理，任其花開花落。人不用心，花草自清高，如何鮮妍明媚？又窗台下有沙發，去收拾有些費勁，久而久之，更荒蕪了。

後來，在窗台乾脆堆上了雜物，孩子不玩的玩具，舊課本，跳繩，羽毛球拍……手邊用不上的東西習慣了往那裏扔。一進門，或待在客廳裏玩時，總覺得不對勁，又沒意識到哪裏不對。有一天，孩子爸沒上班，在家忙活半天，把沙發挪到了臥室，然後清理了窗台上的雜物，還給花草草們自由呼吸的空間。窗台下沙發挪走，宛若從心裏搬走了一塊大石頭，特別空闊敞亮。尤其是能直接走到窗台邊，趴在窗台上望室外的風景，實在令人開心。

我們在小區的後排，一條馬路外就是拆遷後留下的荒蕪景象，夏秋的時候野草茂盛，一人那麼高，也有人關

# 火柴的前世今生

是通過觸碰點亮燈盞。原始火柴的出現，據說是在南北朝時期，北齊受到陳國與北周圍攻，生活艱難，宮中照明、燒飯都成了問題，宮女將硫磺粘在木棒上引火取得成功。這種稱作「發燭」的物件，並非真正意義上的火柴，只能算「準火柴」。到後來，發燭不斷改進，並有了「引火奴」、「取燈兒」等別名。十九世紀後，英國人發明了初級火柴，但有毒且易自燃，經瑞典人改進後才有了安全火柴。火柴剛傳入中國時，人們稱之為「洋火」或「洋取燈」。直到解放後很長一段時間，人們才改口叫「火柴」。

小小的火柴很不起眼，也很便宜，過去到供销社買一包十盒只要兩毛錢，但就像柴米油鹽一樣，當年也是百姓生活中須臾不可離開的東西。特別是上世紀六十年代那段時間，大眾火柴需要憑證、憑票才能買到，其緊缺程度可想而知。為了節約火柴，人們通常會用柴草從有明火處引火，來點燃油燈或爐灶。過年放鞭炮，為

節約起見，先用火柴點燃一支香，然後用香頭引燃鞭炮。

火柴普及的初期，在偏遠的農村中，還殘留着一些古老的取火方式。如利用火鏟與火石磨擦後冒出的火花點燃火絨，點着了的火絨，呈暗火發煙狀態，燃燒得也比較慢，輕輕吹一下，便會冒出明火。在我離開家鄉之前，還曾看到叼着煙袋的老人用這樣的方式點旱煙。再如，在太陽光下，將凸透鏡的焦點對準易燃物取火，這個法子可以說是先民利用太陽能的最早方式。在《淮南子·天文》中，就有「陽燧火鏡」的記載。大意是說，中午時分，用凹面銅鏡聚集陽光的熱量，使枯乾的艾草燃燒。火的使用，是人類社會文明發展的重要里程碑，火柴的出現使人們的生活更加方便。

於今，隨着打火機與電子打火器的問世，傳統火柴不再是生活的必需品，日常難得一見它的身影，但就像童話《賣火柴的小女孩》所閃爍的光焰一樣，其文化象徵意義卻仍將存留在人類的歷史記憶中。

# 收藏美麗

客廳窗台本是養花草的好地方，明亮，寬敞，視野開闊。薄荷、茉莉、多肉、梔子花……植物們也曾興盛過一陣子。未留意打理，任其花開花落。人不用心，花草自清高，如何鮮妍明媚？又窗台下有沙發，去收拾有些費勁，久而久之，更荒蕪了。

後來，在窗台乾脆堆上了雜物，孩子不玩的玩具，舊課本，跳繩，羽毛球拍……手邊用不上的東西習慣了往那裏扔。一進門，或待在客廳裏玩時，總覺得不對勁，又沒意識到哪裏不對。有一天，孩子爸沒上班，在家忙活半天，把沙發挪到了臥室，然後清理了窗台上的雜物，還給花草草們自由呼吸的空間。窗台下沙發挪走，宛若從心裏搬走了一塊大石頭，特別空闊敞亮。尤其是能直接走到窗台邊，趴在窗台上望室外的風景，實在令人開心。

我們在小區的後排，一條馬路外就是拆遷後留下的荒蕪景象，夏秋的時候野草茂盛，一人那麼高，也有人關

養分的是房子主人收藏的美麗。窗台潔淨美麗，生活在房子裏的人心情也容易美麗，人心美麗，家庭美麗，日子也跟着美麗。

一個人也如同一所房子，眼睛是窗戶，心靈是窗台。「身是菩提樹，心如明鏡台，時時勤拂拭，勿使惹塵埃。」常常打理清掃，保持人心中的那個窗台明亮，讓那些像植物一樣、像花朵芳香的人事物駐留，讓那些凌亂的不美的都隨時光雲煙飛得杳杳。

信息亂飛的年代，也好，也不好，再也沒有過往年代人的歲月靜好。只要打開手機電腦，那些討厭的新聞信息明星逸聞就會蹦到眼前，要把自己當成絕緣體，摒棄掉刺痛人心的，收藏那些像陽光一樣暖人的，像花朵一樣散發芳香的，像幽默笑話一樣愉悅情懷的。這不是膚淺，也不是不明白人世疾苦。一屋不掃，何以掃天下？「生活不易，敬之以美。」一個人的心靈和一戶人家的窗台一樣，不能成為堆放雜亂物品的地方。

雨凡